

望娘滩



中国古代民间故事

望娘滩

連

盟

编文：良士

绘画：徐宏达

策划：书趣

扫描：阿童木

制作：寻梦



【内容提要】

故事是说四川灌县有个贫苦孩子名叫聂郎，每天靠割草卖钱，养活寡母。有一年天旱，田地荒芜，草木枯焦，到处无青草。他由于追赶兔子在洼地发现了一片青草。那草非常奇怪，白天割了，夜里又长出来，母子俩就靠它养活性命。

因为草地离家很远，他想把草连根挖回来栽在自己屋边，在挖草时，发现草根下有颗明珠，便拾回来放在米缸里，第二天便是满满的一缸米。从此母子两人的日子好过起来，并且能救济邻居了。

聂郎拾得宝珠的事给恶霸地主周洪知道了，周洪诬良为盗，派许多恶奴来抢夺。聂郎把宝珠含在嘴里，恶奴来抢，他抵死反抗，宝珠便滑到肚里。宝珠落肚之后，他心如火烧，口干舌焦，家里的水喝光了，便跑到江边去喝，最后化成了一条龙，掀起滔天的洪水，卷走了恶霸地主周洪和无数恶人，向着大海游去。他舍不得母亲，母亲呼唤一声，他回头看一眼；看一眼，江里就凸起一个滩。母亲一连呼唤了二十四声，他一回头看了二十四次，江里就凸起了二十四滩。这二十四个滩后来人们就叫做『望娘滩』。



书号：8010

望 娘 滩 （民间故事）

良 徐 宏 编 文

新 美 術 出 版 社 出 版

上海铜仁路二五七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3號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大 東 印 刷 廠 印 刷

開本：787X1092 1/60 印張：1 1/12

1954年11月第1版 195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0,001—65,000

定價一角七分

许多年以前，四川灌县乡下有个孩子名叫聂郎。他只有一个母亲，年老多病，不能劳动，全靠他割草卖钱度日。这天，他同伙伴长生、三娃子一起去割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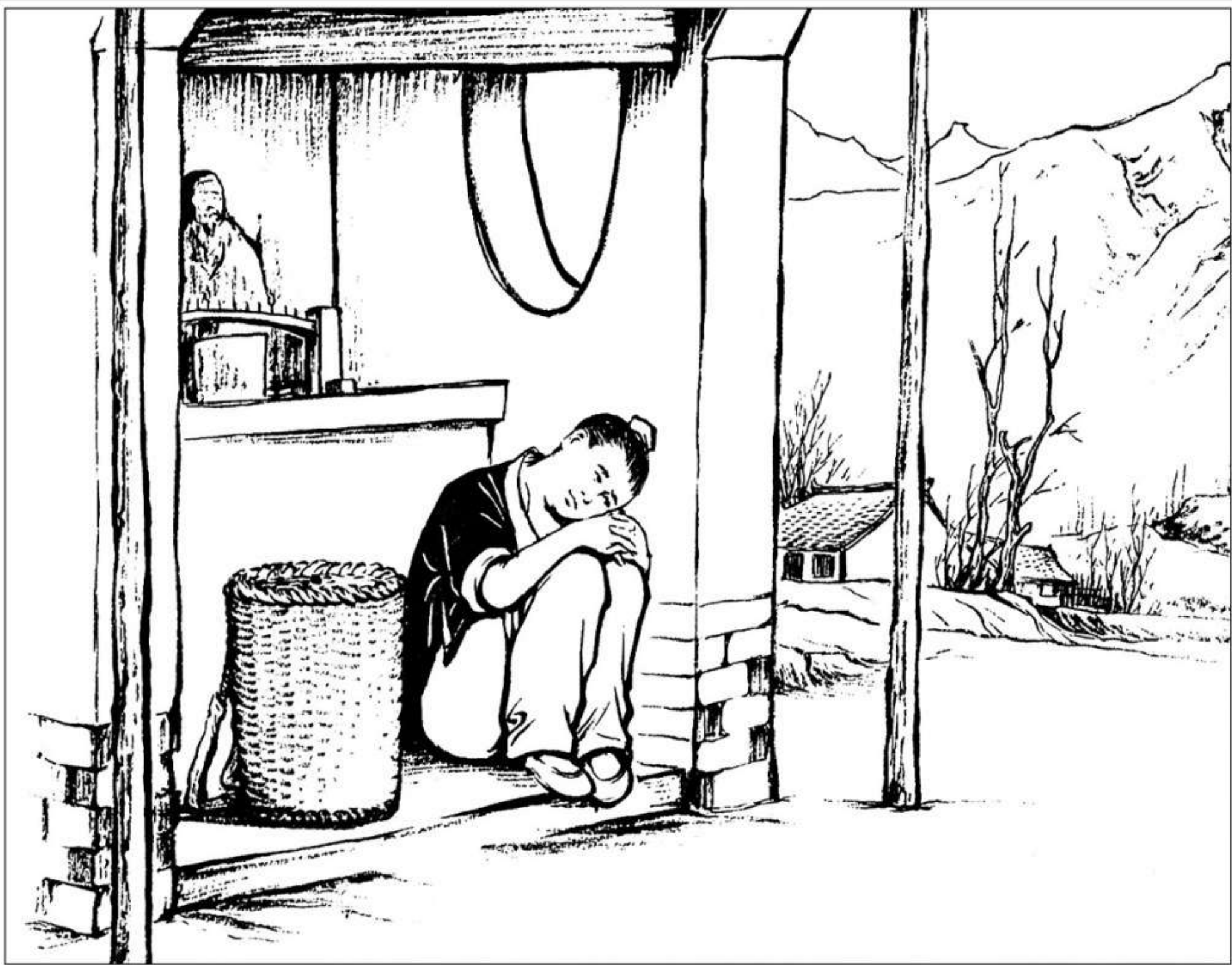
好几个月没有下雨了，不但田地干旱，遍山的草木也都是片枯焦。他们找了半天，跑得腰痛腿酸，也没有一棵青草。长生怕割不到草管家刘钦要打他，心里非常焦急，聂郎劝慰他。



眼看日落西山，三个孩子没割到草，只得背着空箩，各自回家。



聂郎走到一座土地庙前，肚子饿得『咕咕』作响，他想起晚上又要同母亲一起挨饿，不禁伤心地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



一只兔子连跳带蹦地从庙前窜过，聂郎一眼瞥见，心想：『兔子是吃草的，前面一定有草！』他心里十分高兴。



他连忙抓过镰刀，挽起背箩，飞也似地追赶兔子去了。



那兔子跑得真快，一眨眼就跑过一道悬崖，跳到山洼里去了。聂郎赶得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，也顾不得危险，跟着翻过了峻峭的悬崖。



到了洼地里，兔子忽然不见了，只见溪边长着一大片绿油油的青草。这一下，他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

他连忙跳到草地上，一把一把小心地割着草。



一片青草割完了，刚好装满一箩，他兴高采烈地背到地主家卖钱去了。



聂郎到了地主家里，找到管家刘钦，将一箩草卖了五文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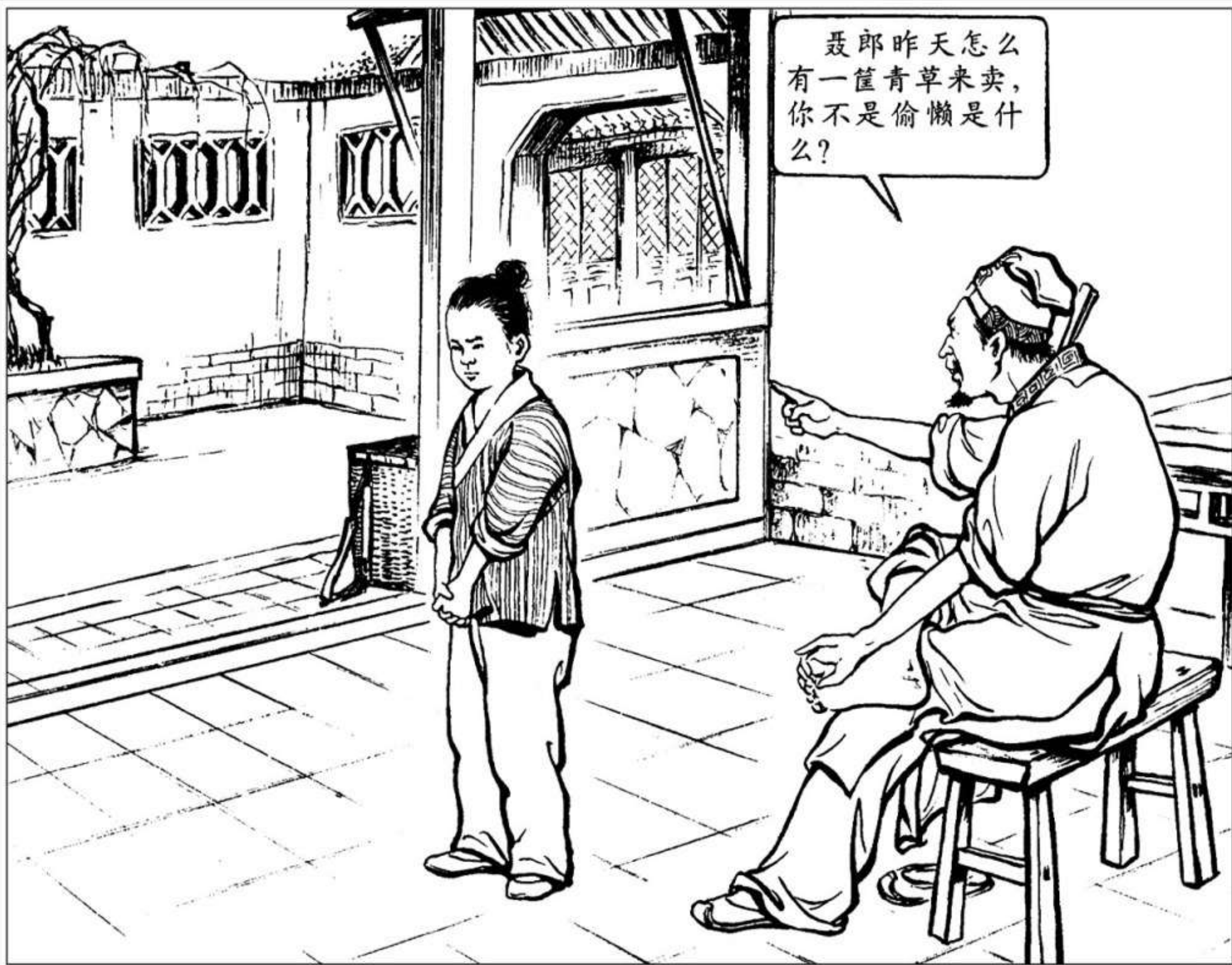


他拿了钱赶到街上，买了点粗粮带回家。这时，天色暗下来了，母亲正在门前等他。



长生当天晚上就挨了一顿打，第二天依旧割不到青草，回来战兢兢地对管家刘钦说：『我又走远了几里，还是找不到！』刘钦就痛骂他偷懒。

聂郎昨天怎么
有一筐青草来卖，
你不是偷懒是什
么？



割草。

这恶管家霍地站起来，举起鞭子，狠命地抽打，逼着长生再去



长生身上被打得条条血痕，他只得忍着疼痛，抽抽噎噎地哭着走出门去。



且说聂郎在第二天依旧翻过悬崖到了洼地里，见昨天割过的地方，今天又长出一片青青的草，不禁又惊又喜，立刻又割了一箩。



他背着草回来，边走边想着：『这草真奇怪，割了就生，永远割不完，可惜离家太远，跑一趟很不方便。』



他想着想着，忽然想到一个好办法：把那一窝草连根挖回家去，不是很好么？裁在屋边，省得天天跑十几里路。



他正觉得高兴，忽然看见长生昏倒在路上，不禁吃了一惊。



他三步并作两步，赶过去扶起长生，一问，才知道又挨了打。



聂郎心里又气愤又难过，便决定把自己割的一箩草送给长生；长生虽然感激，但不肯接受。



聂郎装出生气的样子，不许长生推辞。长生无奈，谢了聂郎，并问他哪里割来这些青草。



聂郎把自己发现青草的经过说了一遍，并且约长生明天到他屋边去割草。长生高兴地拉着聂郎的手蹦蹦起来。



刘钦乌鸦似的嗓子又在叫喊了，长生只得别了聂郎，背着草回去。



聂郎想当晚把草连根挖回去栽种起来，于是一个人重新回到了洼地。



他跳到草堆上，弯着腰，用力拔草。



不料用力过猛，他仰面朝天跌了一跤。



他连忙坐起来，忽然发现草根底下有一颗亮晶晶的明珠，心里非常奇怪。



他拾了起来，用衣角拭去泥沙，那明珠又圆又亮，光芒四射，便藏在腰里，又装满了一箩连根的草，背回家去。



回到家里，天已黑了。聂郎拿出明珠来给母亲看。聂母见那明珠光华夺目，照得满屋雪亮，认定是颗宝珠，非常欢喜，就把明珠放在空的米缸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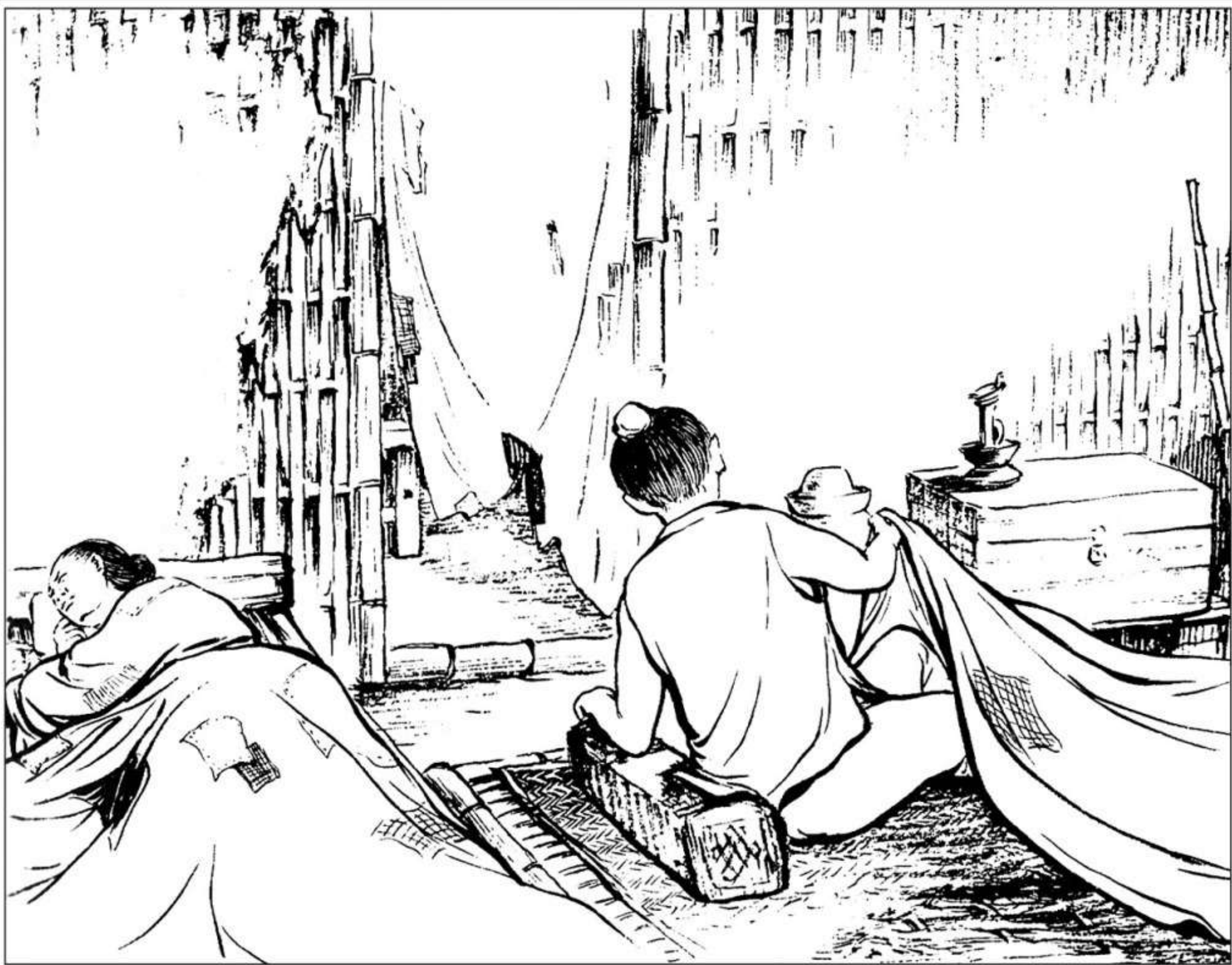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，母子两个又把草栽在屋边。栽完了，聂郎到老远的堰塘里提了水来浇，直忙到半夜才睡觉。



这一晚，聂郎又高兴、又疲倦，头倒到枕上就睡着了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那草一下就长了几尺高……



他心里欢喜，咯咯一阵笑，就笑醒了。睁开眼睛一看，窗缝里已经射进一线白光，天已亮了，他赶忙起来。



他开了门，急急地走到屋边去看青草，想不到那草全枯死了，他不禁又懊悔，又伤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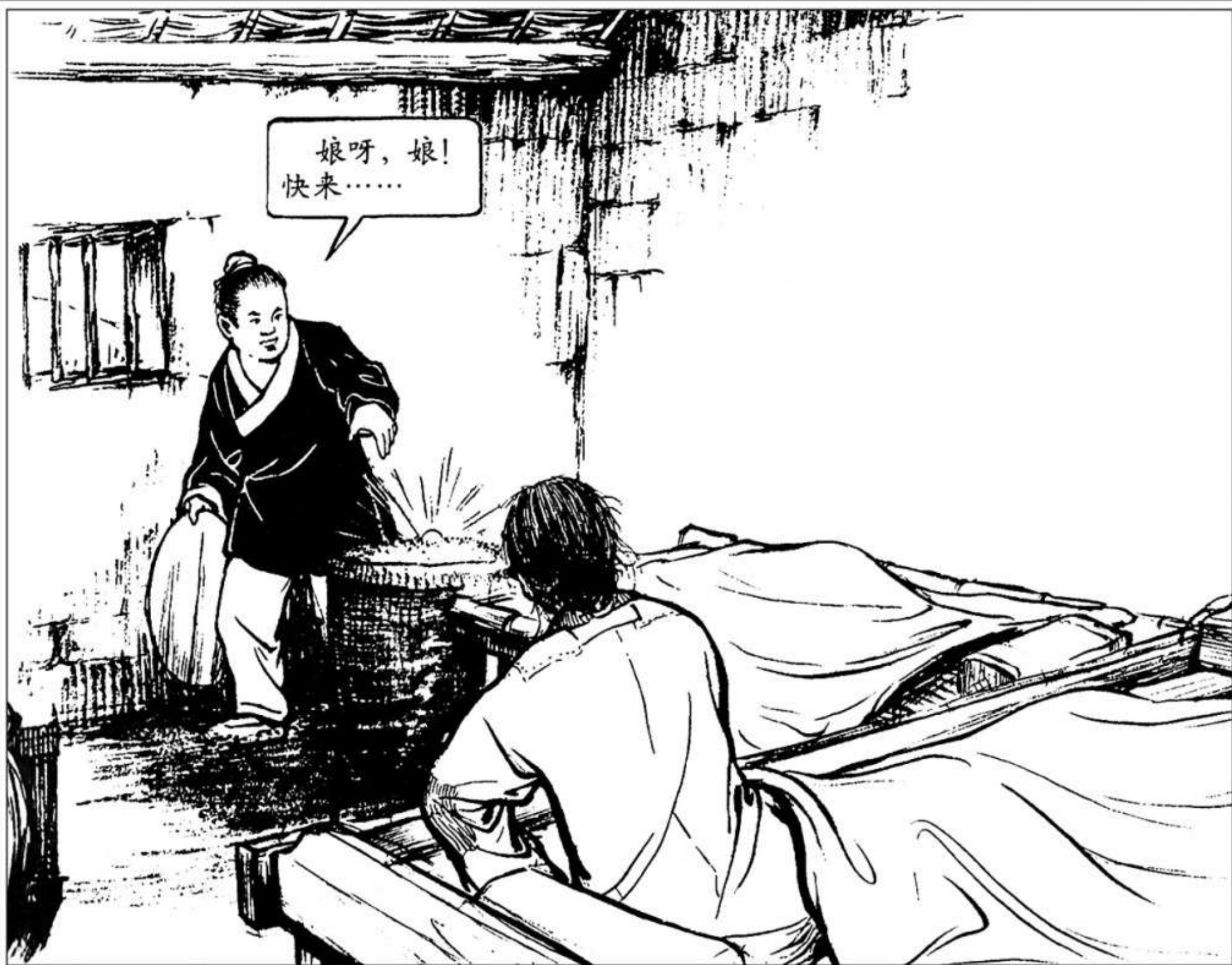
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屋里来，忽然想起还有一颗明珠。



他走到缸边去揭起盖子一看，只见满缸白米，珠子在米上射着耀眼的光彩，他不禁呆住了。



他惊喜地大声喊醒了母亲，要她赶快起来看。



聂母看见宝珠会涨米，觉得从此母子俩可以有吃有穿，再不要儿子小小年纪，一人挣钱养家，不禁高兴得流下眼泪。



但她随后一想，觉得依靠这非分之财，总不长久，便叫聂郎将米担到街上去卖，等慢慢积些银子，去向周洪赎回六亩水田耕种。



聂郎不知道他家有六亩水田，聂母便把十年前的事情告诉了他。聂郎听了，又伤心，又气愤。

那年天旱，你爹欠了周家两石粮食，周家重利盘剥，逼着你爹将六亩良田抵债。你爹一气害了病，不几天就抛下我们母子俩死了！



母子俩悲伤了一会，聂郎安慰母亲，决心把那田赎回来耕种，
聂母又高兴起来。



聂母自己虽然有了吃的，但她见年成荒旱，很多邻居都断了炊，就叫聂郎送一点米给邻居度荒。

李大叔时常照顾我们，近日他家没有举火，你先送些米去！



气。

地主周洪，见秋收已过，还没有人前来交租还债，心里非常生



他叫刘钦带领打手，到四乡去讨债逼租。



有个胡长发，在两个月前，家里断炊，出五分利息，向周洪借了八升米，刘钦便到他家去讨取。



胡长发一见刘钦，心头卜卜乱跳，上前请他进屋里去坐。刘钦明知他颗粒无收，却要他马上还清本利。



胡长发哀求再宽限一月，谁知那狼心狗肺的刘钦，认为他还有三田地，逼着他拿田作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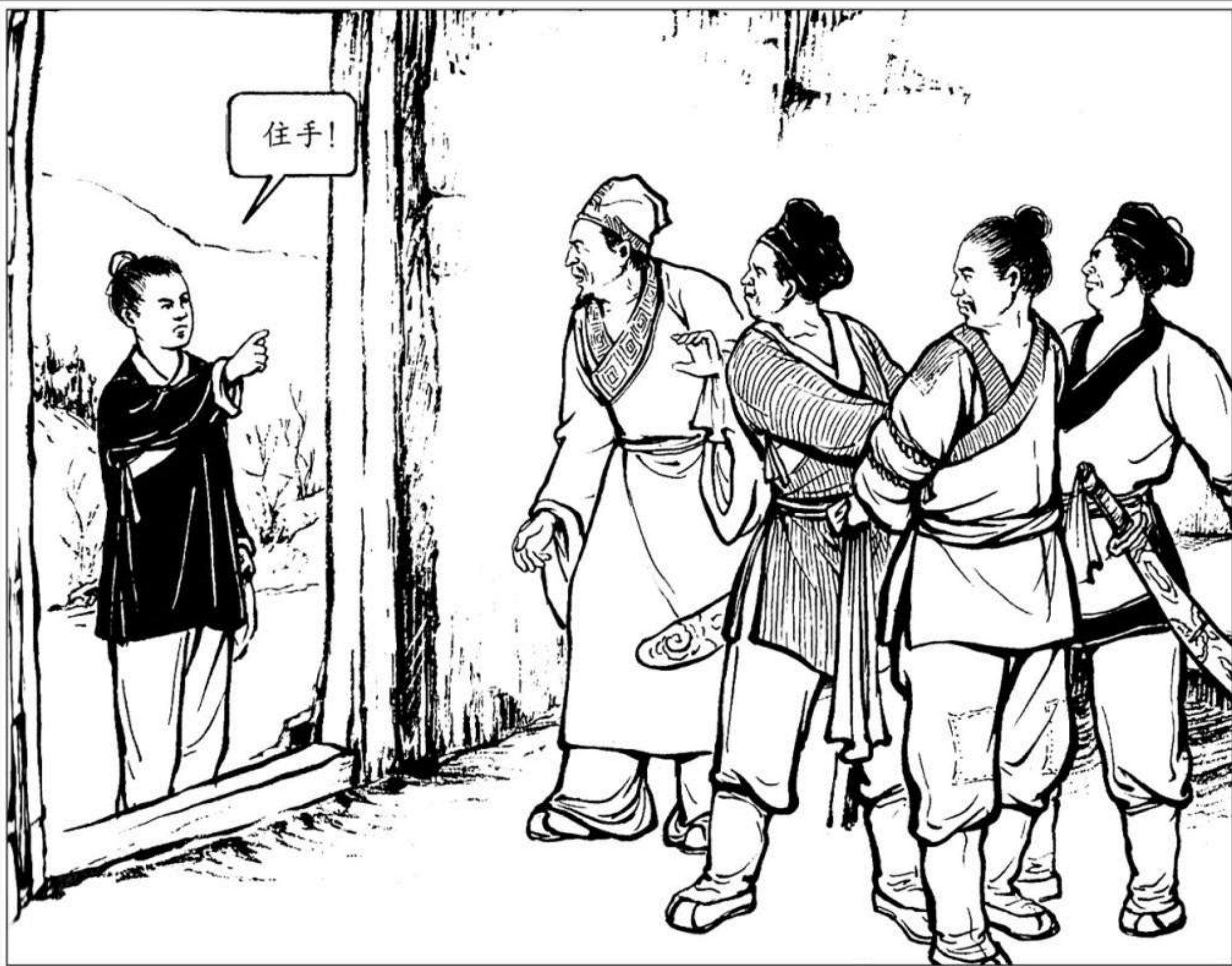
哎呀，刘大爷！我一家全靠这二亩田，望你高抬贵手，可怜可怜我吧！



胡长发一家全靠这三田田地过活，拼死不肯答应。刘钦大怒，喝令恶奴把他捆起，带回庄去。



这时，聂郎恰好卖米回来，从门口走过，看见刘钦在抓人，想起自己父亲的死，顿时一股怒火涌上心头，气愤愤地上前拦阻。



他挺着胸膛，走到刘钦跟前，说愿意替胡长发还债，刘钦不信，翻着两只白眼冷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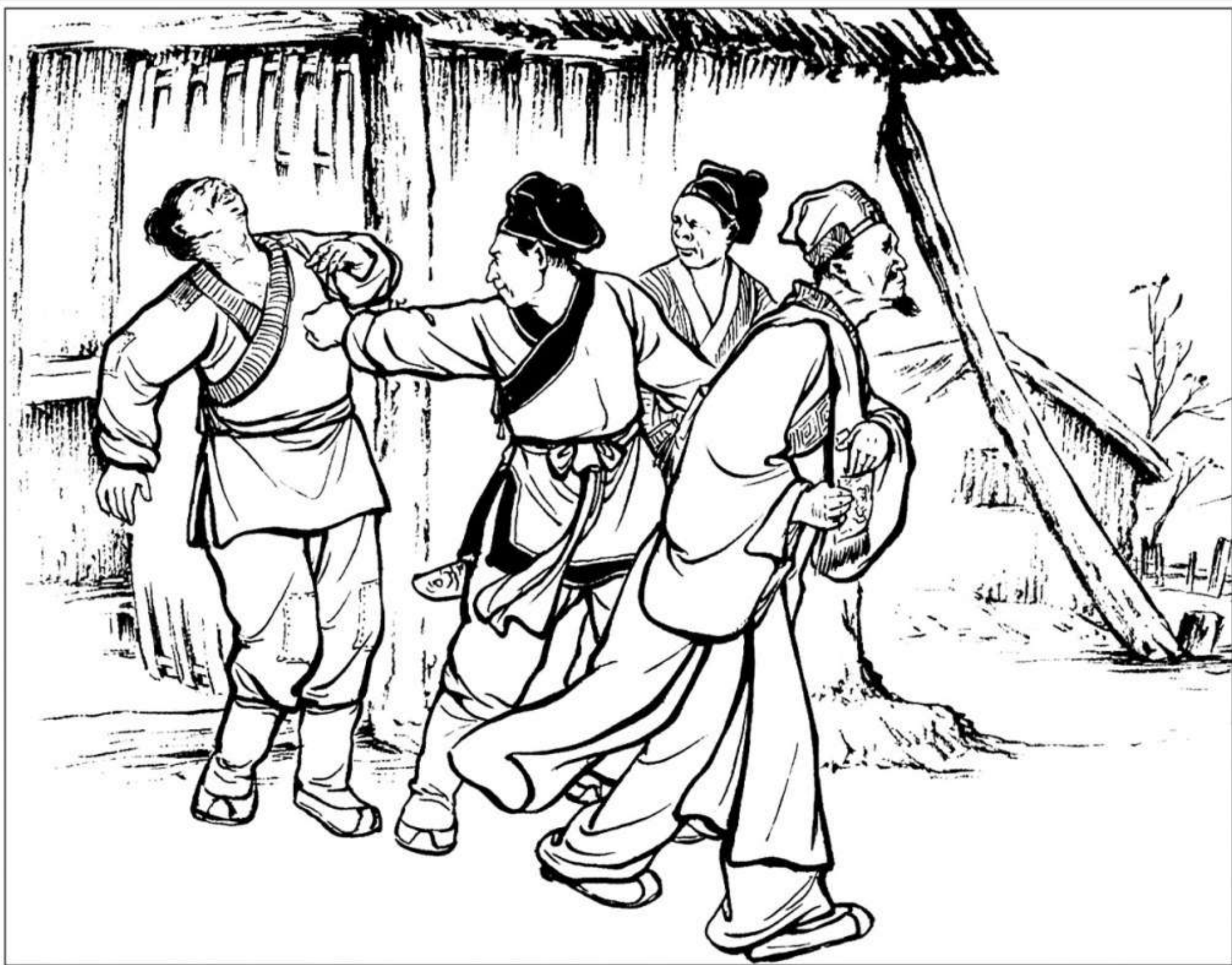
聂郎从口袋里掏出三两银子，丢在桌上，转身给胡长发解开绳子。刘钦非常惊讶，想查问银子的来历，却被聂郎抢白了一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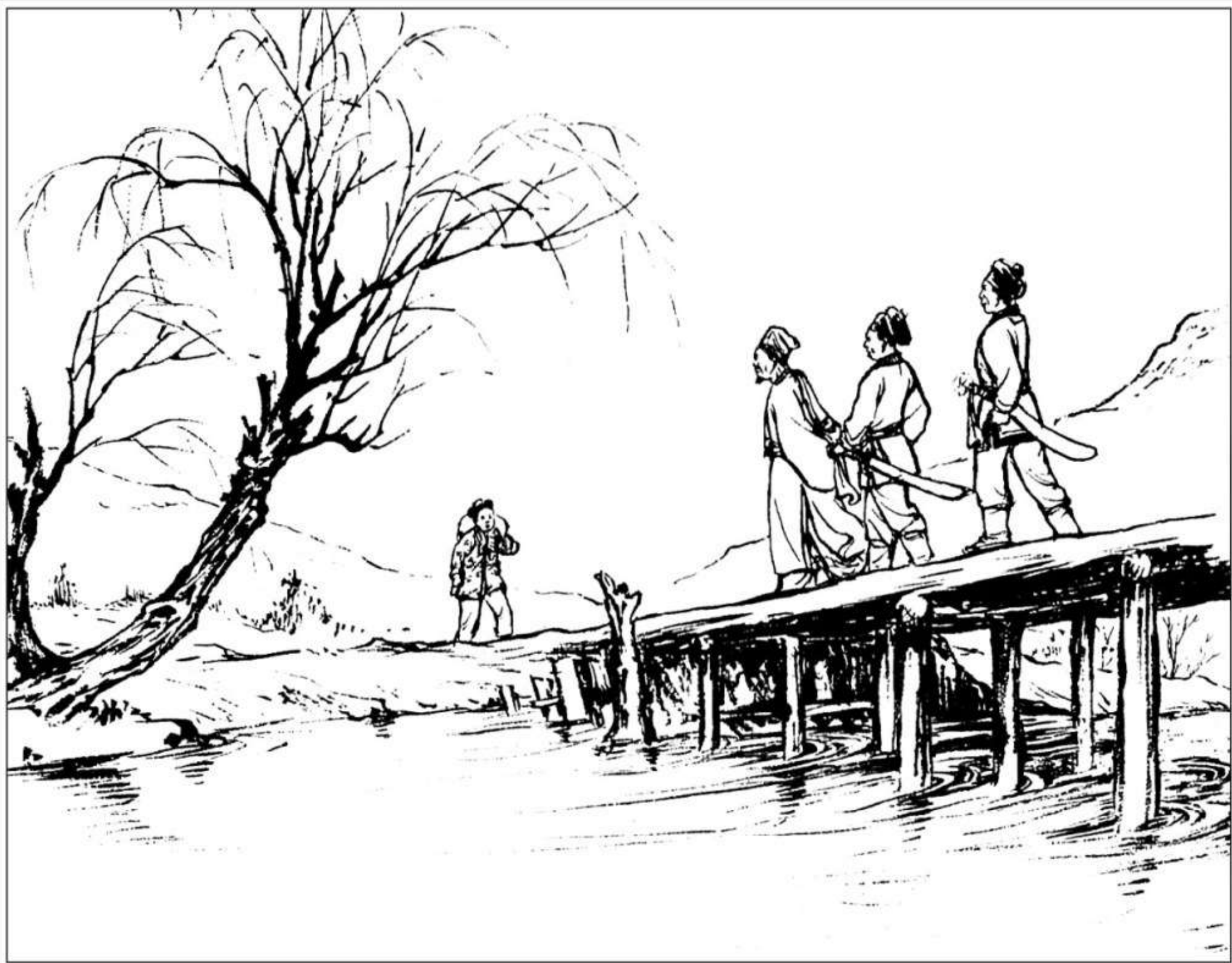
聂郎说完，就昂然地走出门去。胡长发心里又感激，又不安，刘钦满腹狐疑，呆呆地望着他走了。



等聂郎走远了，刘钦抓起桌上的三两银子扬长而去，胡长发追上来要他找钱，却被恶奴一拳打倒。



刘钦和两个恶奴，又到别处去讨债，路上看见三娃子背着一袋粮食迎面走来。



历。

刘钦叫恶奴抢过粮袋，打开一看，风是白米，就向三娃子问来



三娃子年幼胆小，被刘钦一吓，就结结巴巴地把自己向聂郎家借米，及聂郎得到一颗宝珠的事和盘说了出来。



刘钦听了，急忙赶回家来报告周洪。



他在周洪耳旁唧唧喳喳地说了一阵，周洪听了，顿时心花怒放，暗想聂郎是孩子，不难把宝珠骗过来。

竟有这
种奇事！



周洪马上吩咐刘钦去叫聂郎，准备见机行事，骗得宝珠。



刘钦正要动身，恰好聂郎带着银子来赎田地，门仆进来报告，周洪大喜。



一会，门子带着聂郎进来，周洪马上装出一副和善的样子请他坐，刘钦更是哈着腰假献殷勤。



聂郎并不理睬刘钦，他沉着脸向周洪说明来意。周洪听了，假装糊涂。

这事我倒
记不清了。



刘钦在旁插嘴，说这田押了十年，早已没收了，聂郎愤愤地和他争辩起来。



周洪假充好人，把刘钦呵斥了一顿，答应让聂郎赎回。



周洪说着，忽然又满脸堆笑地走到聂郎跟前，要借宝珠看一看。聂郎吃了一惊，一口否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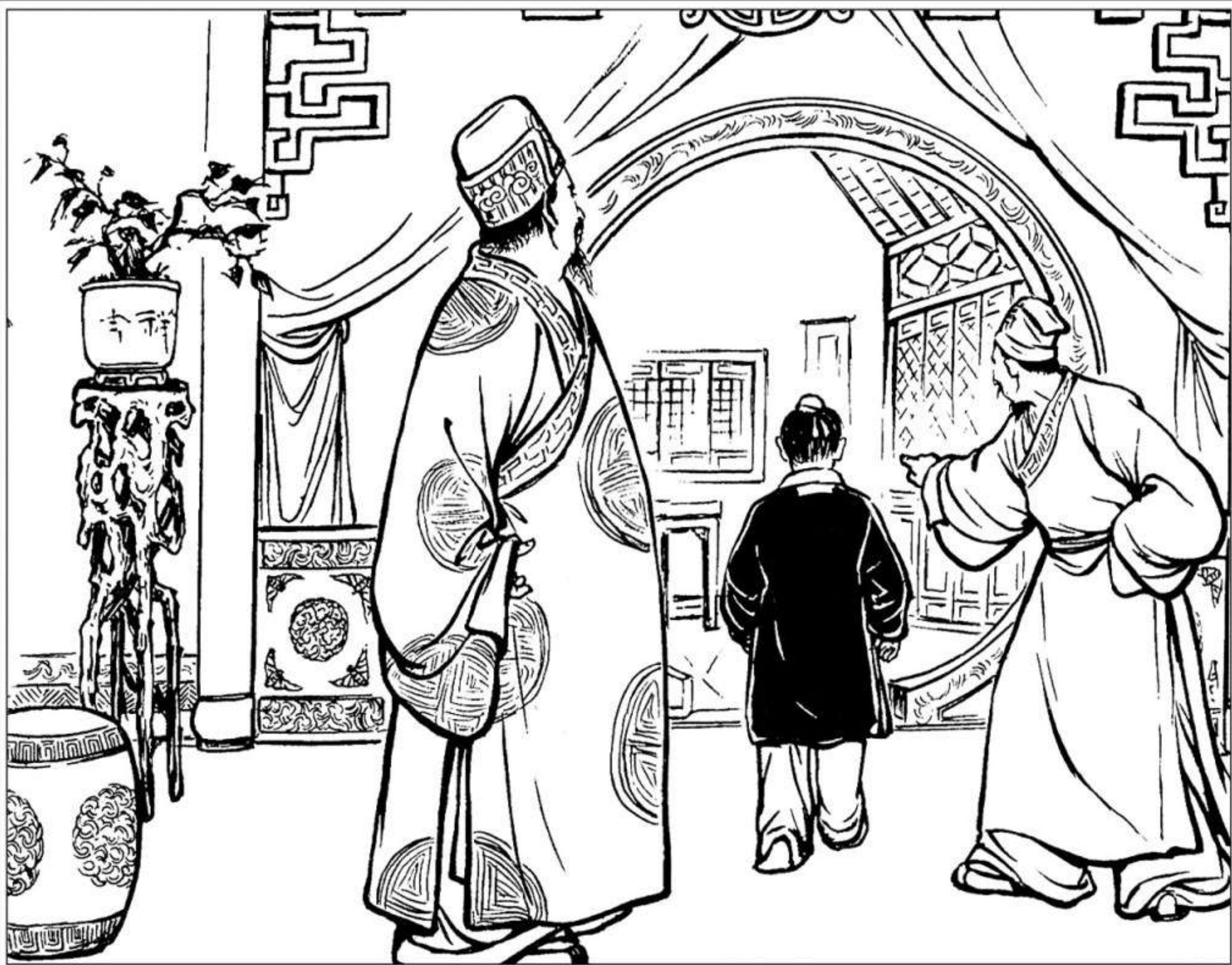
周洪见聂郎不肯吐露真情，便另打一个主意，叫刘钦算帐。刘钦算了算，竟要聂郎九十九两九钱九分银子，赎那六亩水田。



聂郎听了，明知争辩也是无用，起身要走，周洪和刘钦连忙拦住，连骗带吓地劝他拿宝珠来赎田。



这时，聂郎完全识破了他们的诡计，推开两人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周洪和刘钦气得目瞪口呆。



周洪越想越气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叫刘钦带领打手，到聂郎家去抢夺宝珠。这话恰巧被长生在窗外听见。



长生大惊，赶忙溜出后门，飞也似地来告诉聂郎。



长生说完，又匆匆地走了。聂郎母子听了这话，顿时慌作一团。聂母叫聂郎带着宝珠，先到三十里外的龙王庙去躲避，聂郎却又不放心母亲，怎么也不肯先逃。



聂母刚把聂郎推到门外，要他快走；可是刘钦已经带着打手，蜂拥赶来了。



刘钦和打手们围住聂郎母子，诬赖母子偷去宝珠，要他们交出来。聂母护住儿子，挺身和刘钦争辩。

你们诬良
为盗，有何
证据？

我家员外遗失家传
宝珠，查明是聂郎偷
去，还不快交出来。



打手们冲到屋里，东找西翻，搜出了一坛子白银。刘钦又逼问银子来历，聂郎只是瞪着两眼不答话。



刘钦喝令打手们，去搜聂郎的身上。聂郎一听，连忙伸手到口袋里掏取宝珠，决心把它摔碎，和他们以死相拼。

你敢白昼行凶，
我和你们拼了！



聂郎掏出宝珠，紧紧抓在手里，一面咬牙切齿地痛骂刘钦。刘钦见他手里闪闪发光，知是宝珠，就窜过去抢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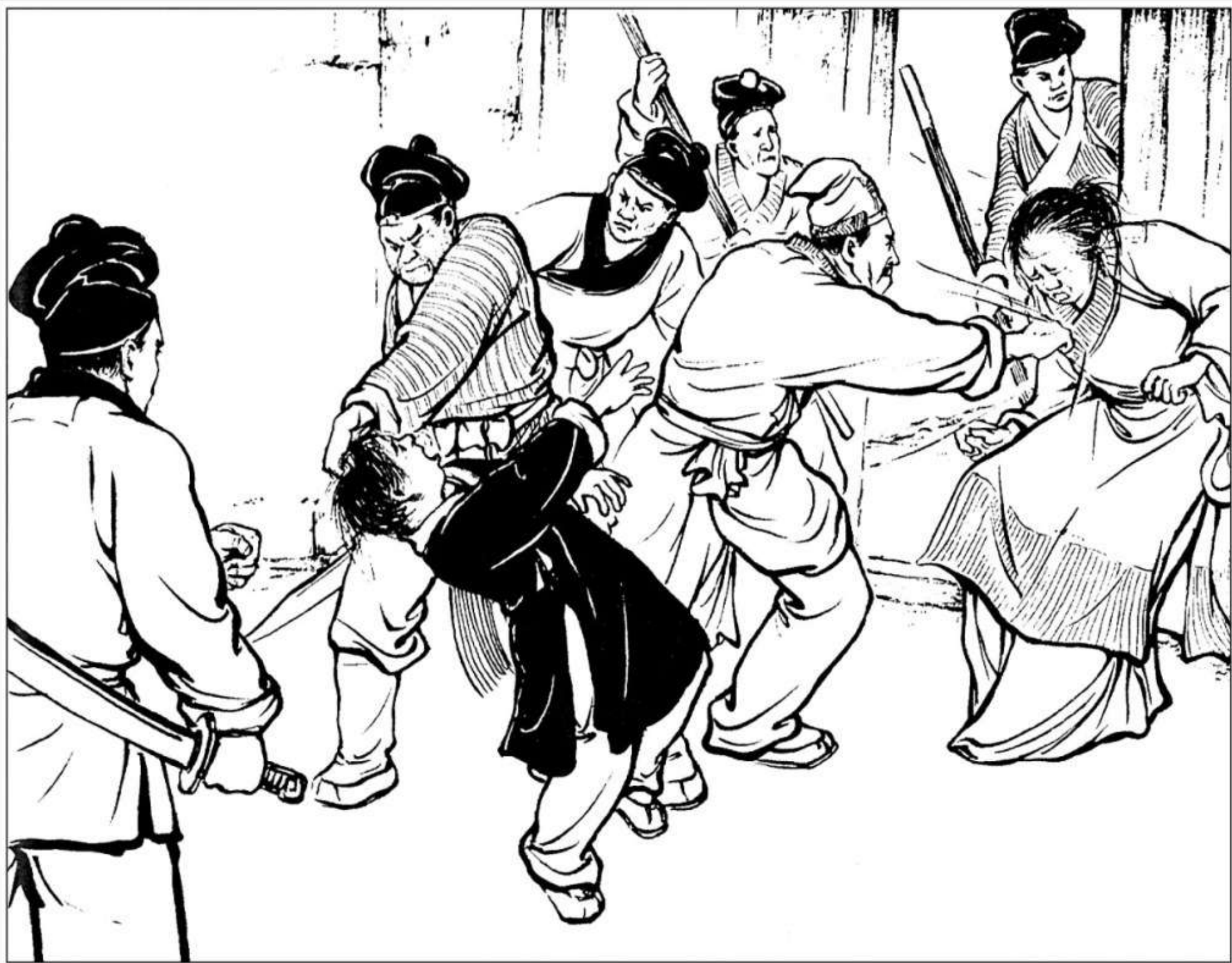
聂郎见他突然扑过来，想要摔碎宝珠已经来不及了，就把它放在嘴里。



刘钦一见，狠命地去捏聂郎的喉咙，聂郎一挣扎，宝珠就滑到肚子里去了。



刘钦气得发疯，喝令打手们，毒打聂郎母子。



打手们拳棒交加，把聂郎打倒地上；刘钦狼还未消，又举起一只凳子，狠狠地击在他的背上。聂郎痛得昏了过去。



邻居们听了长生的报告，由李大叔打头，纷纷赶来援救聂郎母子。



邻居们赶到聂家，听得聂母在哭喊，进门一看，聂郎半死不活地倒在地上。众人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，都要和恶奴们拼命。



刘钦见村民人多势众，恐怕自己吃亏，忙向打手们递个眼色，夹着尾巴溜走了。



众人回到屋里，救起聂郎，见他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，都难过得流下泪来；聂母更是涕泪交流，痛彻心肺。



众人把聂郎抱到床上，聂郎忽然『哇』的一声，嘴里吐出许多鲜血来。众人都慌了，有的赶忙去烧水；有的去寻药给他治伤。



众人七手八脚地给聂郎洗了伤，聂郎渐渐醒转来了，他一声只喊着要去衙门伸冤。李大叔知道官府和周洪勾结一气，去了也是枉然，便劝他安心养伤。



天黑下来了，邻居们也陆续回去了。聂郎气恨难消，心中突然好像火烧一样，觉得口干舌燥，想要喝水。



聂母舀了一碗水，他接过来就喝，喝光了还要喝，一连喝了十几碗，还是叫渴。



家里的水都喝光了，聂郎心中仍然焦渴得很，他翻身下床，要到江边去喝水。聂母害怕起来，抱住他不肯放手。



妈，我心里难过，我要到江边喝水！

你喝了这么多，喝不得了。天哪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！

聂郎挣脱母亲的手，头也不回地往外就跑。聂母急了，一面追赶一面喊。



聂郎跑到岷江边，伏在地上，一连几口，把江水吸低了数寸。



聂母赶到江边，见那江水一下落了数寸，心里大惊，赶忙抓住聂郎，想拖他回家。聂郎挣扎着要跳下江去，一面凄厉地喊着要报仇。



突然一声霹雳，雷雨交加，狂风大作。在闪电中，聂母见儿子的脸变得非常可怕，她以为儿子疯了，急得六神无主，紧紧地抱着他泪如泉涌。



这时，狼心狗肺的周洪，带着许多打手，点起灯笼火把，来追赶聂郎，竟想破腹取珠。



聂郎这时心底明白，体会到宝珠落肚，自己马上要变蛟龙。想起从今以后人海两隔，抛下孤零零的母亲无人来养，心里非常悲痛；但千言万语，一时无从讲起，就跪倒在地上，向母亲拜了几拜。



聂母泣不成声，抱住儿子死不放手。这时，上流人声呐喊，灯火隐现，周洪带着恶奴们追过来了。



聂郎怒吼一声，摆脱母亲的手，跳入江中，顷刻变成龙身。聂母急忙跪下去，伸手拖住了他的一只脚。



聂母舍不得儿子，一面哭，一面喊。聂郎知道母亲心里的痛苦，就留下了一只不变的人脚来纪念母亲。



突然，江里掀起了滔天白浪，这条龙无限依恋地告别了母亲，在狂风暴雨中向江心游去。



聂母奔到高墩上，望着江心哭得死去活来。



这时，周洪带着刘钦和打手们，从沙滩上赶过来了，聂母决心拼着老命，要给儿子报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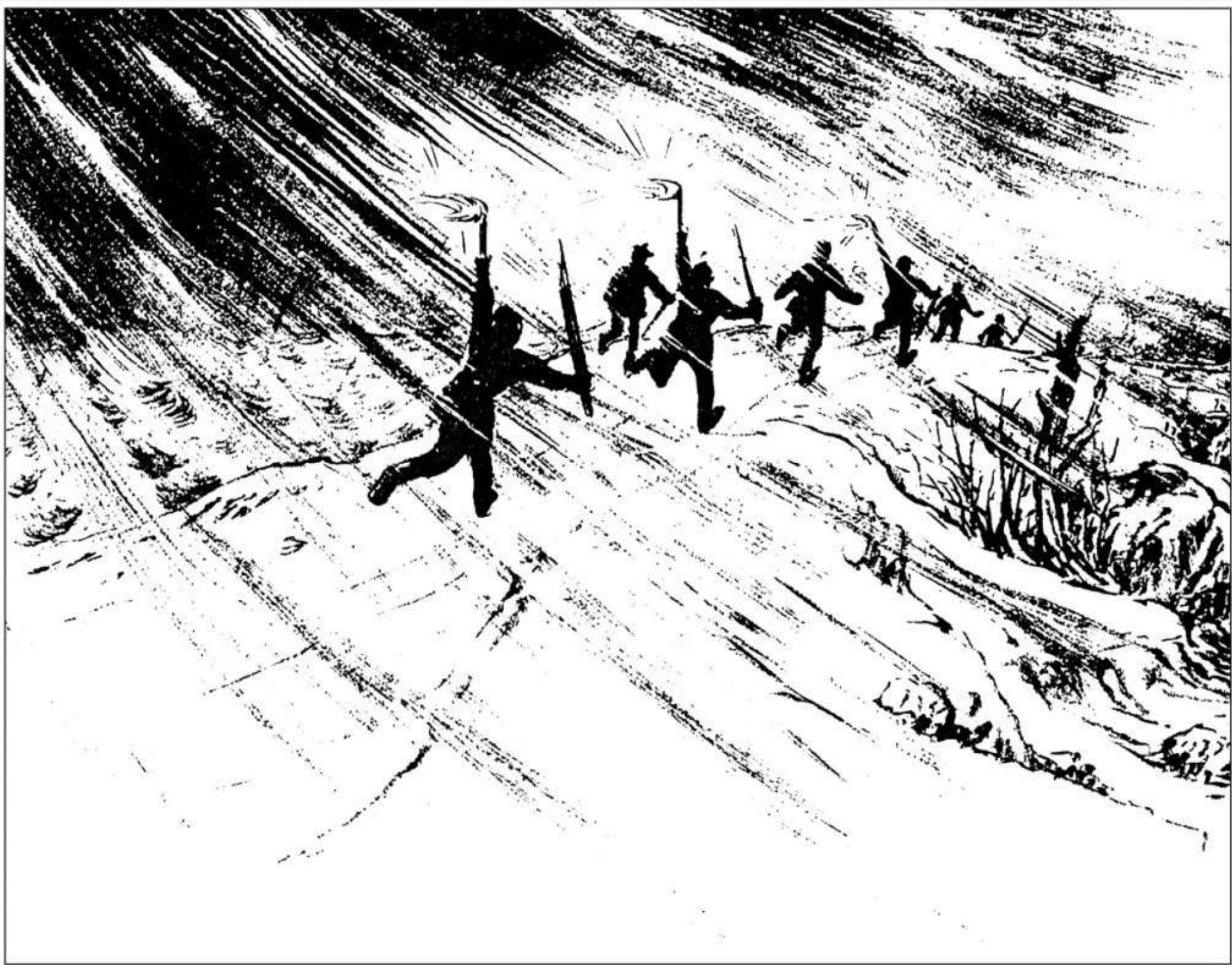
周洪赶到跟前，逼问聂郎的下落，聂母恨不得一口咬死他，戳指骂了一阵，就扑上去拼命。



恶奴连忙把她拦住。这时，刘钦忽然看见前边有一条黑影，就招呼周洪追赶上去。



周洪和打手们，立刻又向江边追赶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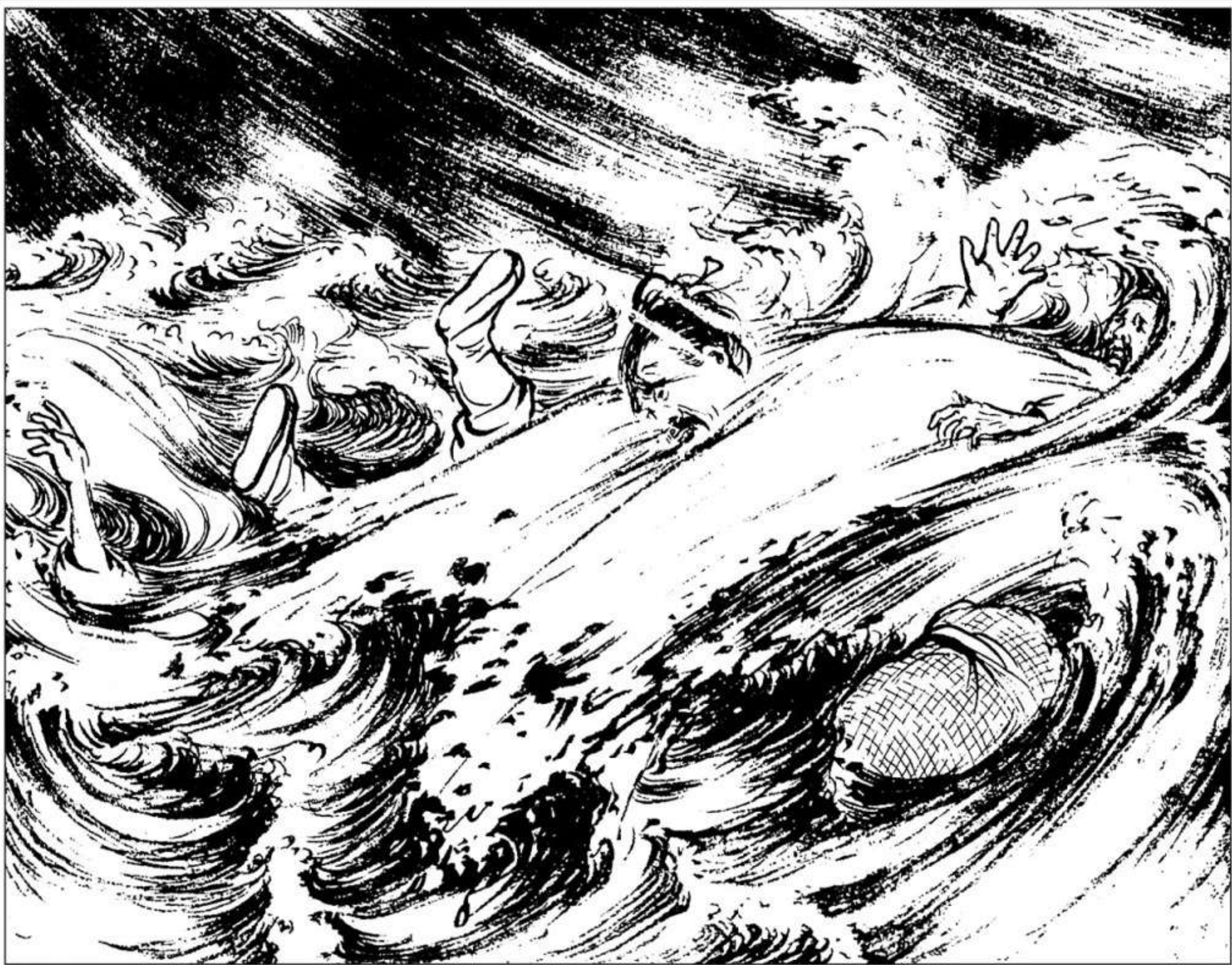
龙在江中翻腾着，他要掀起滔天的洪水，洗净这罪恶的世界，淹死所有的恶人。



他看见岸上的仇人，顿时暴怒起来，狂啸着向岸上扑去。



一霎时，万顷波涛卷上岸来，卷走了周洪、刘钦和无数恶人。



他报了冤仇消了恨，这时，听见母亲在呼唤他。



他听母亲喊一声，就回头看一眼，看一眼，江里就凸起一个石滩。聂母一连喊了二十四声，他一连二十四次回头，江里就一连凸起二十四个『望娘滩。』



聂母看到刚才周洪等被狂涛卷去，她木然地站在岸边，见儿子渐渐远去；她又痛苦、又欣慰，她祝福儿子永远在大海里自由自在翻腾。



